

白罌粟

张抗抗

张抗抗短篇小说选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华语短经典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白罍粟: 张抗抗短篇小说选 / 张抗抗著. — 上海: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7
(华语短经典)
ISBN 978-7-5675-6244-8

I. ①白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
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41684 号

白罍粟

张抗抗短篇小说选

著 者 张抗抗
项目编辑 陈 斌 许 静
审读编辑 李玮慧
特约编辑 杜 晗
装帧设计 高静芳
封面插画 Candy 田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
网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电 话 021-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-62572105
客服电话 021-62865537 门市(邮购)电话 021-62869887
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网 店 <http://hdsdcbs.tmall.com>

印 刷 者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开 本 787×1092 32 开
印 张 6.625
字 数 115 千字
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
书 号 ISBN 978-7-5675-6244-8/I·1660
定 价 39.00 元

出 版 人 王 焰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-62865537 联系)

目 录

白罌粟_001

何以解忧_026

面果子树_048

去维多利亚_075

鸟善走还是善飞_108

富人阿金_135

谜面：九十九_142

干涸_155

北京的金山上_179

白罌粟

我自幼见到的罌粟花都是红与紫的，却不知这个世上竟还有白罌粟。

一

十年前的冬天，快过春节了。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压得整个连队没有一条可通行的路。我是从雪窝里趟过去的，鬼哭狼嚎般的老北风把人的骨髓都吹凉了。我跌跌撞撞地爬上那白雪覆盖的高坡，如果不是出气口插着几束挂满白霜的高粱秸，你根本就无法找到这倒霉的菜窖。

“狮子头！”我爬下那嘎吱嘎吱响的木梯子，冲着那黑咕隆咚的窖里头喊道。雪地上刺眼的阳光使我一时什么也看不见。

“狮子头！”我扯着嗓子喊。

没有人答应，整个菜窖没有一点声音。风在头顶的旷野上尖叫着，而这里，却寂静如同一座墓地。我在黑暗中站了一会儿，慢慢看见那狭长的地面上，堆放着一排排整齐的大白菜。白菜显露着淡淡的绿色，散发着一股略带潮霉的气味。几盏昏暗的油灯闪着微弱的光，照出木柱的影子。我脊背上感到一阵阴森的凉意。

“狮子头！”我想起了自己口袋里的电报。

过道那头，传来窸窣的响动，一个影子慢慢朝我走过来。我头发都竖起来了，如果不是他的一双脚在移动，我真会以为自己大白天遇上了一具僵尸。他在离我不远的柱子下站住了，戴着一顶秃了毛的尖顶山羊皮帽，一双大棉兀拉鞋上缠着绑腿，油亮肥大的棉裤，以及一件瘦小的旧棉袄里裹着的弓起的背，使他的整个身子变成了一种十分奇怪的形状。黄瘦的脸、干枯的皮肤、瘪塌的嘴、僵硬的下巴，我无法看到他的眼睛，因为他一直低头瞅着菜窖的地面。

我的头皮不由倏地一麻，心里骂了一句：“二劳改！”

“买脆（菜）？脆（菜）都是上好的……”他讷讷说，仍然没有抬头。

我听出来，这是个南方人。

“什么‘脆’不‘脆’，我来找狮子头！”我嚷嚷。

他微微抬起头，慌张地看了我一眼，默默回转身，朝黑暗的过道走去。说实话，跟着这么个人不像人、鬼不像鬼的东西呆在这四下无人的地底下，真得有点儿胆量呢。这个农场的前身是个劳改农场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刑满释放的就业人员，有些人的老家在城市，不愿回去挨斗，就留了下来，在农场干着最苦最累或是技术性较强的活儿。这里的人都管他们叫“二劳改”。

他提着马灯，在前面走着，犹如一个恍惚飘摇的影子。在这个影子里曾经是否有过灵魂呢？我想，即使有过，现在大概也早已死去了……

他在菜窖的尽头停住了脚步，战战兢兢地把马灯略微举高了一点，仿佛害怕那微弱的光亮会照见自己的丑陋。

我听见了一阵肥猪酣睡似的呼噜声——在这与世隔绝的菜窖里，鼾声如雷也不怕妨碍了任何人。呼噜声中，隐隐露出角落上的羊皮袄中裹着的一张胖圆的脸。

我用脚踢他。这个“狮子头”，没死没活地向连长请求来看管菜窖，原来是这么个美差，让人家替他干活，他好睡大觉。噢，他学会雇工了？可雇工还得付钱呢！

他不情愿地坐起来，揉着红红的眼睛，是夜晚打扑克熬的。

“啥事儿？搅了我的好梦！”

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份电报和一封揉皱的信递给他。说实话，不到这种万不得已的地步，我是决不会找“狮子头”的。他是我初一时的同班同学，后来留了级。我初中快毕业时，他初一期末考试才头一回及格。可到了“文化大革命”，他却突然“能耐”起来了，一夜之间戴上了手表，骑上了“飞鸽”。有一回还跟我夸耀“破四旧”时他亲手打死过一个地主婆。去年秋天我下乡到了这个农场，人地生疏，也不知从哪儿就冒出来个他，好歹也算个熟人，虽说他干活不咋地，又懒又贪，但比起来那些耍嘴皮、搞小汇报整人的家伙，总还算是强那么一丁点儿。

我在他身下那张脏兮兮的羊皮袄里坐下来，刚要开口，听见旁边不远的地方传来一点细碎的声响，好像是那老头在整理菜垛。

我有点不放心，努努嘴，说：“他？……”

“没事儿，他敢么！”“狮子头”打了一下哈欠，晃晃乱蓬蓬的头发。

我于是心急火燎地告诉他，我的表妹从桦川来信，说她的父亲在哈尔滨病重被送进医院，身边无人照顾，母亲去了干校，根本不让回家。我表妹想请假回去，可身无分文，她刚刚下乡插队半年，分红才得了三块钱，实在没办法，才求到我这个在农场挣工资的表哥头上。而我这个穷光蛋，这月三十二元钱工

资，扣除了十元钱的大衣费，又买了一顶帽子过冬，伙食费能否对付到下月开支还是个问题呢。

“狮子头”听着，忽然问：“她爸病了，她咋不向生产队借钱呢？”

我说：“她爸以前是公安局长，现在成了‘牛鬼’……”

他又问：“她咋不向队上的同学借呢？”

“哪敢啊？谁一听这事儿都不敢借，我跟你说实话还捏着一把汗，暖你不会去揭发我吧？”

“狮子头”往嘴里塞着一片生白菜帮子，咔咔地咬着，懒洋洋地回答我说：“那倒不会，咱也不想当五好战士，扯那干啥？不过，这钱，可不好弄，你想要多少？”

“最少二十块吧。”

他跳起来，往那铺着一层细沙的地下吐了一口唾沫，说：“扯，谁有那么多？开大银行啊？有点儿富余的，早买了老白干孝敬连长的肚子了……”

“狮子头，”我啞哑着嗓子，一副低声下气的可怜相，“我把那只半导体卖给你吧，虽说是自个儿装的，也能听个响……”

地面上远远传来收工的钟声，“狮子头”的耳朵真比猎犬还灵。他麻利地戴上簇新却脏的棉帽，套上黄大衣，拽着我就往窖口跑。

“今晚食堂吃包子，快走！”他三脚两步登上了梯子。

“你无论如何得想想办法……”我紧跟在他身后，忽然，他鞋底上掉下的沙子迷了我的眼睛，疼得我眼泪也涌出来了，我只得停下来。

这时，有人轻轻拍我的肩膀，接着，一双冷冰冰的手伸到我的脸上，很快翻开我的眼皮，那双手上有一股新鲜的白菜气息，好像是一片柔软的菜叶代替了手绢，把沙子抹去。眼睛竟然不疼了。

我睁开眼睛，透过模糊的泪水，看见我面前站着他，那个老头，他依然弯着腰，眼睛瞅着地下，就好像他的腰从来不曾直过。我上了梯子，没有说谢谢。

“唔……唔……”他发出了一种什么古怪的声音，好像隐藏着什么焦虑，不敢大声。

我回过头去看他，见他正眯眼瞧我。

天哪，那是一双什么样的眼睛，好像一口深深地陷在沙漠中的枯井，干涩而荒寂，混浊的眼珠，像一潭枯井中的死火，奇怪地闪着几丝善良、温和的光波。

我诧异了。他为什么这样看着我？

他伸手到那油腻的衣襟里去掏着什么，一面讷讷地说：

“不要卖，卖半导体，留着听个歌儿，解解闷……你要钱，

我，我借给你……”

我愣住了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他战战兢兢地把钱递过来，厚厚的一叠，是一块钱一张的，破旧而肮脏，攥在他鸡爪似的手心里。

我暗自为这突然降临的运气庆幸，莫非表妹真的得救了！我刚要伸手去接，突然冷静下来。

“你要干什么？”我猛然大声喊道。那声音的严厉连我自己也觉得有些恐怖。“谁要你的臭钱？坏蛋，你做梦！快滚开！”

我气喘吁吁地爬出了菜窖，浑身激动得直打哆嗦。“狮子头”早已等得不耐烦。

“你跟那老司头啰嗦些啥？”

“没啥……”

“我听见了。”他狡黠地耸了耸鼻子。

我不作声。刚才那突如其来的怒火是怎么回事呢？我自己也莫名其妙。

“你真傻！”“狮子头”回头说，吹了声口哨。

“不，我这点聪明还是有的。”我回答他，“那老头是‘二劳改’，借了他的钱，他要是利用我去干坏事怎么办？不管怎么样，他也是阶级敌人啊……”

“狮子头”忽然怪声怪气地笑起来：“你真是没白拿中学里

那么多一百分儿，阶级敌人？你以为个个都像书上写的，台上演的那样搞破坏，想复辟呀？！我怎么就没见着过？他平白无故拉你去干坏事？他何苦来着！”

“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……”

“本性？啥叫本性？就说这老司头，平日要说他多听话有多听话，我就是让他把我的尿喝下去，他也不敢说个不字儿！”

我有点儿恶心。

“就连他自己也常说，这些年他接受改造，从鬼变成了人。要不是他的老婆早早跟他离了婚，儿子又下了乡，老家没人接收他，他也早回广东了。你这叫不借白不借，傻狍子！”他显出一副很有经验的样子，“我替你保密，谁也不会知道。你得明白，除了他，如今谁也不会借给你这二十块钱的……”

我俩分手时，星星出来了，雪地闪着幽蓝的寒光，天上地下都是冷冰冰的。

二

这天晚上我做了个梦，梦见我姨父死了，表妹跪在他灵前哭……

我出了一身汗，心怦怦乱跳。醒了，再没有睡着。天刚亮，我就起床了，提心吊胆溜出了宿舍。

我在通往菜窖的那条小路上等着他。“狮子头”说过，老司头每天要比他早上班两个小时，晚下班一个半小时。在这儿截他，准保没错。

西北风吹得我脸生疼，帽檐儿都挂了白霜。我决定接受“狮子头”的建议，这是我头一回听他的话。

老司头终于来了，提着饭盒，弯着那永远直不起来的腰。

我忽然想逃开，逃得远远的。我明明憎恶他，却要利用这种憎恶去获得他的好处。我成了什么人？！

他从我身旁擦边而过，目不斜视。他就要走过去了，我忽然意识到机会万一失去，言为心声永不再来，于是大喝一声：“站住！”

他机械地站住了，慢慢抬头看了我一眼，似乎有些吃惊。

“昨天……昨天的事……”我语无伦次，心里压得慌，“你……还得把那个……”

他听懂了，茫然点点头，却没有任何表示。他是在计较我昨天的态度吗？不，他的眼神虽然黯淡无光，却是和善的。

“我……”他惶恐不安地四下张望着。我明白，他在犹豫，或许是害怕。然而他终于还是伸出手到衣襟里去，掏了半天，掏出一个小纸包。他小心翼翼地揭去那张纸，把一叠钞票塞在我手里，喏喏说：“原想寄给儿子的，先不寄了吧……”

我拿钱的手颤抖了一下，他还有儿子？他叹了一口气，默默走了，竟没有提一句让我什么时候归还他诸如此类的话。

那以后一连好几个月我没有看见过他。他上工的时候我们还没起床，他下工时我们早已上了炕。开冻化雪后，菜窖就扒晒了，剩下几根骷髅似的横梁，也不知他被调去干什么活了。表妹那里很少有信来，听说姨父的病是一点点见好了，姨妈也从干校回了城。那二十块钱，表妹的信上除了“收到”两字以外，从此就好像没那么回事了。我当然也不会再提起。可是月复一月，我竟然就抽不出钱去归还老司头。三十二元钱的工资，除了吃饭还要抽一口烟（下乡后我学会了抽烟），也能喝上二两老白干了。否则每天下了班有多无聊呢，半个月放一部《南征北战》，图书馆倒是有一个，都是《艳阳天》那样的书，我倒着都能背下来，——里头有个马小辫，妄想变天……

我差不多每月都想把那钱还上，可是每个月都落了空。走在路上，我特别怕碰到老司头。我悄悄向“狮子头”打听他的下落，“狮子头”说：“春天开荒点没人做饭，调他去做饭了。如今瓜地快掐瓜秧子了，他也该回来啦。这老头，啥都能干，早先地主要雇这么个长工，一人就把家里的活儿都干全乎了……”

“狮子头”现在越发时髦了，毛涤裤笔挺，二孔鞋锃亮，不知从哪弄来的。我不敢问。

那是一个下雨天，不出工，在宿舍里政治学习。我靠窗口坐着，心不在焉地听着念报纸。突然，我的眼睛盯住了前面不远的一个黑影，我浑身冰凉，周身麻木，好像到了世界末日：没错，是他——老司头子，枯槁的面容、干瘦的身影、披一张白塑料布，像一个幽灵，正向我们宿舍走来。他来干什么？一定是来找我要钱了？他等急了？乖乖，这事儿要让连队领导知道了可不得了，起码得开我一次批斗会。瞧吧，我也便宜不了他。

我赶紧蹦下地，想把他堵在门外训斥一顿。可临出门的时候，我留个心眼在玻璃上张望了一下，我呆住了——他正用铁锹挖门前那条水沟，水沟一会儿就疏通了，堵住的浑水顺沟向东淌去，西边是瓜地。他无声地站在雨中，看水流得差不多，就转身走了。对这边的男宿舍，他连眼皮也没抬一抬……

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。

然而这一切都没有瞒过“狮子头”的眼睛。吃过中饭，他爬到我炕上来，扔给我一根握手烟，挤着眼睛说：“咋的，你还没开窍哇？”

我不懂啥叫“开窍”。

“你还惦着他借你那二十块钱呀？真是头傻包子。告诉你，二劳改的钱不拿白不拿，你就是不还他，他又能咋的你？没凭

没据，谁能证明他借给你二十块钱？！他去告你，又有谁会相信他的话？！你不会反咬他诬陷你嘛！”

我听得气都透不过来。我再不成器，可从没敢往这上打主意，这怎么可以呢？借钱不还，耍赖账，那不是比强盗小偷更坏吗？我总还没坏到这份儿上吧。

“狮子头”在我脑壳上敲了一下：

“你咋还不明白，他们和我们不是一个窝里的羔子，我们是知青，他们是劳改犯，这一辈子有赎不清的罪！人和人生下来就不是平等的，噯，比如连长，成天拿我们当贼防着，在他眼里，我们知青不是人，同那些二劳改也没啥两样……”

窗外的原野一片昏黑，雨在不停地下着，我觉得冷，冷到骨髓，冷到心里……

不久后，连里开了一次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批判会。老司头被押来站在前头，他站立的姿势引起全连队男女老少长时间的哄笑。他们说那是电影里头标准的坏蛋，一个孩子还上前去推搡捶打他。批判的罪名，是因为有个家属的孩子肚子疼得满地打滚，当时找不到连队医生，他就偷偷给了她几粒野罂粟，让她给孩子沏水喝，果然一喝就好了。但很快就被人民群众发现了，说老司头企图谋害革命群众、不认真接受改造、乱说乱动、妄图复辟，连长要加强对他的监视，让他明天开始去掏厕所。

那个家属又哭又闹地检讨了一番，说从今往后她宁可儿子拉肚子疼死，也坚决不上阶级敌人的当了。

我坐在角落里，不寒而栗。“狮子头”在远远的地方向我做鬼脸，我明白他的意思。我朝着天花板喷出去一口烟，周围的人群都模糊了。去他的老司头子吧，既然他前半生欠下了人民还不清的债，白送我二十块钱也算不了什么。

三

从上个星期开始，我一跃变成了连队里自由自在的神仙——由于一个偶然的机，我当上了连队的通信员，每天骑车到八里地外的一个邮电局，把大家的邮件寄出去，再取回报纸信件和汇款单，然后分发给大家。当通信员很辛苦，可谁也管不着。

这天下午我送信回来，跳下自行车，刚要进屋，发现门口站着一个人，一身黑衣裤，背对着我，差点把我吓了一大跳。

他慢慢地转过身来，低头看着地面，嘴里不知咕噜了一句什么。

老天爷！是他——老司头子。

比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，他显得更瘦了，微微喘息着，一只手按着胸口，好像那里头有什么重负压得他透不过气来。他